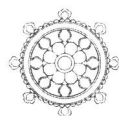


佛 教
與
遼金元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BP48-53
2009/10



佛教與遼金元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能仁書院

佛教與遼金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香港能仁書院編輯委員會

出版：香港能仁書院

地址：香港九龍荔枝角道325-329號

電話：2720 6699

傳真：2708 9485

製作：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電話：2390 0605 傳真：2142 3161

出版日期：2005年10月

國際書號：988-97692-1-2

978-988-97692-1-5

鳴 謝

佛教與遼金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下列人士及單位贊助大會經費：

1. 梁泳強先生贊助港幣叁萬圓正。
2. 林律光院長贊助港幣壹萬伍仟圓正。
3. 潘新標先生贊助港幣叁仟陸佰圓正。

序 一

釋悲曜

站在世界五大宗教的立場，佛教的歷史最久，約超兩千年以上。佛教之所以這樣深入人心，主要在於祂的教義，立根在「平等、利他、精進」這三方面。正如張澄基博士所說：「佛法是頂偉大、徹底、積極，足以擔當挽救狂瀾，解脫人生痛苦的最上法門。」

而佛教的精神，又基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上。人人都有佛性，只要跟着佛陀的教示，人人都可以得度成佛。其次，在這「堪忍、缺陷、苦難」的娑婆世界，佛的悲愛所及，是超國家、超民族、超時間、超空間、超一切的，無分任何眾生，都可在祂的陽光普照下，得到永恆的平靜與快樂。

佛教以如此悲天憫人的法力，自然而然，在東漢年間，東傳至中國，又由印度傳至西藏，西藏再傳至我國邊疆民族所建立的「遼」、「金」、「元」三個王朝。在當時，遼金世仇，遼滅於金，金又滅於元。論其等政向，遼老大，金腐朽，元屠殺。在元世祖入主中國之初，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場，幸賴佛教「勸善戒殺」的感化，使此標悍剛烈的民族，能知天理，曉收斂，容同異，而且不計舊仇。

既然佛教對「遼金元」文化有這麼巨大的影響，所以在這方面作為專題研究，是頗有價值的。

此次香港能仁書院在本會（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全力支持暨中國遼金文學會三者聯合主辦之下，邀請兩岸三地還有來自日本、新加坡的專家學者，濟濟一堂，相互發表研究心得，實在是香港能仁書院有史以來的一大創舉。——會是盛會，學是實學，才是別才，見是別見，彼此發心向上，深具意義。

在這之前，香港能仁書院曾有兩次文化活動獲得成就。其一是舉辦佛學研究中心文憑課程，一心以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佛學研究中心」為己任，將佛法普傳，贏得不少同學踴躍報名外，亦曾獲台灣「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的讚許，來函願贈一百箱佛書暨法寶（內包括《乾隆大藏經》

一套)給予香港能仁書院。其二是香港能仁書院得到廣州中山大學人文學院的垂注，開辦「第一屆佛教文化高級研究班」，招收碩、博士生。出乎意外的，報名的同學竟十分熱烈，計收碩、博士生各十一名。跟隨佛陀的足印，總算有了些許的回應。

這次舉辦的「佛教與遼金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再向前跨一步的活動。且由本港遠至兩岸三地，視野空間，以及弘法機緣，更見擴大。

由於這次來港的專家學者發表的研究心得，均各具特色與創見，大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之感。本院為恐遺珠，特彙集成冊，繼《能仁學報》從未有出此專刊之時，藉以開創未來，一振風氣，使此大會結晶，有善因得善果，並有益世道人心，為弘揚佛法之願力，踏上成功的第一步。

序 二

林律光

本人忝蒙「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前會長兼校監智梵長老厚愛，委以院長重任，接掌「香港能仁書院」。自肩任以還，殫精竭力，夙夜匪懈，藉以弘揚佛法暨提升本院之地位。有此正確鵠的，遂勵行新政，增強管理，精簡行政架構，延攬碩學名師，推行校院合作，裝修校舍及圖書館等，其中端賴上下同寅戮力襄助，始具嶄新面貌與可觀規模，殊堪感慰。

是次於2004年11月舉行之「佛教與遼金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允屬本院前所未覩之創舉。其中邀約之專家學者，來自兩岸三地與日本、新加坡等，群賢畢至，各抒偉論，互顯精微，除與會者多所裨益外，復體現超國家、超地域之文化交流與合作情誼。總而言之，是次大會，堪稱圓滿成功。

惟此絕非偶然，純屬各方努力有以致之。首先感謝「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鼎力支持；再蒙「中國遼金文學會」之同心協辦；復荷諸教授之策劃安排；尚有院方各位幕後同工之竭心盡力，本人謹此誠懇向各位再三致謝，並衷心祈望下次再繼續發揮如此拚搏精神，同心協力，務必對香港佛教之教育、文化，作出貢獻。

編後語

由香港能仁書院僧伽聯合會主辦、中國遼金文學會協辦的「佛教與遼金元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於2004年11月22日至24日假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博士國際服務中心會議室舉行。參加的學者共五十一位，分別來自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及香港等地，發表的論文共三十二篇，本書就是這次研討會的論文結集。

關於本次論文集中所收論文的情況，須作幾點說明：

一是本集所收論文，以編輯部所收到的第二次修訂稿為主。

二是經編委會研究，凡未赴會代表的論文，不再收錄本集之中。

三是有小部分海外學者的論文，篇幅或過長，甚至全文並無註腳，由於聯繫不便，即使其論文具有學術價值，經編委會研究，該等論文亦不再收錄本集之中。

四是因時間倉促，其中或有未盡妥當之處，敬請有關作者諒解。

目 錄

序一	釋悲曜	i
序二	林律光	iii
佛教與西夏文化	白 濱	1
元雜劇與佛教	陳 洪	16
《全遼文》與遼代佛教	高華平、張三夕	33
《元史·禮樂志》中的佛教面具與元代密教	何劍平	42
試論佛教對元好問的影響	李正民	52
從筆記小說《歸潛志》看三教合一趨勢下的金末儒生	辜美高	65
遼金西京佛寺研究	王建舜、趙 琦	73
金代佛寺禪院碑記之文化內涵	姜劍雲	84
元代的彌勒信仰略考	張 勇	97
《張生煮海》故事的印度淵源及其演變和發展	王 青	110
萬松行秀與耶律楚材	張培鋒	118
趙秉文詩歌創作的佛禪意蘊	田玉琪、吳松山	131
元世祖忽必烈與藏傳佛教	李治安	139
從《西遊錄》看遼金元時代的一次佛、道鬥爭	張 兵	149
地獄信仰——從佛典記載到宋金元寶卷	夏廣興	172
李純甫的佛學觀念與詩學傾向	張 晶	182
李純甫佛學二題	胡傳志	192
論元朝的度僧	何孝榮	200
張可久散曲中所表現的佛家思想	韋金滿	218
方回詩學與佛教思想	劉衛林	231
耶律楚材行儒佛拒全真之探索	方滿錦	239
元好問與佛教——以嵩山時期為中心	高橋幸吉	271
佛教在遼金元文化中的地位與影響——大會總結	孫昌武	279

佛教與西夏文化

白濱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西夏是中國古代西羌一支党項羌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西元六世紀党項羌興起於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曲古稱「析支」的地方。隋唐之際開始自西南向西北地區遷徙，逐步形成了以夏州（今陝西省靖邊縣境）為中心的割據勢力。宋初，党項羌拓跋部首領李繼遷背宋自立。至其孫李元昊於西元1038年正式稱帝建國，國號大夏，首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史稱西夏。西夏先後同遼、北宋、金、南宋鼎峙，於1227年被蒙古成吉思汗滅亡。西夏境內還有漢、吐蕃、回鶻、契丹等民族。其疆域領有今寧夏、甘肅大部、青海、內蒙古、陝西之一部。西夏文化是在党項羌族文化的母體上，歷經數百年之久吸收和融彙中原漢族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回鶻等民族文化而形成的獨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西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與佛教文化。

一、佛教在西夏的傳播和發展

佛教自西元初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位於絲綢之路通道上的河西、隴右、陝北地區，是党項羌內遷後的聚居之地，党項民眾受佛教的影響或皈依佛教是很自然的事。從党項夏州割據政權的出現到西夏王朝建立的唐末、五代、北宋初一百多年中，佛教在中原的傳播和發展雖經歷由盛而衰，但對飽經遷徙、戰爭之苦，受階級壓迫、民族壓迫和自然災害困擾的党項族勞苦大眾，佛教宣揚的「極樂世界」，提供了他們生存下去的精神慰藉。西夏統治階級也必然會利用佛教信仰麻醉人民，利用佛教作為維護統治，實現長治久安的思想武器。主、客觀的因素都為在西夏傳播與發展佛教提供了一片沃土。

西夏統治者崇奉佛教，見於史籍記載的是從西夏王朝建立前的李德明時期。如《宋史·夏國傳》載：李元昊之父李德明在位時，於宋景德四年（1007）五月，「母罔氏薨……及葬，請修供五臺山十寺」，宋真宗並遣

閣門祇候袁禹為致祭使，護送西夏供物至五臺山。¹到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十二月，時任夏州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的李德明，遣使向宋朝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²宋朝答應了李德明的請求，這是宋朝首次向西夏頒賜大藏經。

西夏王朝自景宗李元昊正式稱帝建國，共傳十帝，歷時190年。西夏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歷史，史書缺乏記載，現僅能依據零星史料和文獻記載進行勾勒，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即西夏王朝的前期、中期和後期，茲分述其各個時期的基本情況：

（一）前期：從景宗李元昊起，經毅宗李諒祚、惠宗李秉常、崇宗李乾順四朝，共102年。這個時期是西夏多次向宋朝「贖取」漢譯大藏經，西夏王朝開始並完成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工作。

景宗李元昊於夏顯道元年（1032）繼承父位。他在少年時期即受佛教影響，通曉「浮圖」之學。廣運元年（1034）十二月，效法其父李德明向宋朝「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宋仁宗下「特賜之」³一年後，夏大慶元年（1036）正月，有天竺僧人善稱等九人取道西夏向宋朝貢獻「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元昊留住他們於夏州驛舍，向善稱一行「求貝葉經」⁴。到元昊正式稱帝的當年，即夏大慶三年（1038）又向宋朝上表請「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此事《宋史》謂其「欲窺河東道路」，即懷有軍事目的。就在當年李元昊在興慶府「築壇受冊」正式稱帝的前兩個月，即八月十日，以「欽崇佛道」著稱的李元昊，為安葬「東土名流，西天達士」所進獻之佛舍利、指骨、佛手、頂骨，「於興慶府營建一座連雲之塔」，為「保佑邦家並南山之堅固，維持胤嗣同春葛之延長」，祝願「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並命重臣張陟撰寫《碣銘》，刻之於石。⁵西夏王朝建立後，元昊「更以四孟朔為聖節，令官民禮佛」，「四孟朔」即一年中每季第一個月的初一日。到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於興慶府東一十五裏役民夫建高臺寺及諸浮圖，俱高數十丈，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廣延回鶻僧

¹ 《宋史》卷485《夏國傳》，中華書局標點本。

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09。

³ 《長編》卷115。

⁴ 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2，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校證本。

⁵ 明《嘉靖寧夏新志》卷2。牛達生《〈嘉靖寧夏新志〉中的兩篇西夏佚文》，《寧夏大學學報》1980年第4期。

居之，演繹經文，易為蕃字」。⁶西夏譯經始自李元昊時期，從傳世的西夏文獻大多數是西夏文佛經來判斷，可以說元昊創製西夏文字主要是用以翻譯佛經，傳播佛教。前文所引元昊所建佛舍利塔《碣銘》中稱「欽崇佛道，撰述蕃文」；建高臺寺是為「演繹經文，易為蕃字」，都是元昊時期譯經之明證。據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記載：「夏國風帝新起禮式德。戊寅年中，國師白法信及後稟德歲臣智光等，先後三十二人為頭，令依蕃譯。民安元年，五十三歲，國中先後大小三乘豐滿教及傳中不有者，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又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序亦記：「其後風角城皇帝，以本國語言，興起蕃禮，製造文字，翻譯經典，武功特出，德行殊妙，始理民庶，無可比喻」。今人在著譯中已考定西夏文發願文與序文中「風帝」即指李元昊，「戊寅年」為景宗元昊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民安元年」為崇宗乾順天佑民安元年（1090），其間恰是53年正，由元昊國師白法信開始譯經，經毅宗、惠宗到崇宗時，共譯經3579卷，812部，362帙。⁷毅宗李諒祚生母沒藏太后曾出家為尼，號沒藏大師。諒祚周歲即帝位，由沒藏太后垂簾聽政，到十六歲諒祚始親政。沒藏太后好佛事，在她主政時期於夏天佑垂聖元年（1050）三月，至福聖承道三年（1055）十月，歷時五年，在首都興慶府興建承天寺。史籍記載：「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時臨聽焉。」⁸又據史籍記載，在沒藏太后主政，諒祚在位的短短19年中，曾三次向宋朝贖經，或接受宋朝賜經：即福聖承道三年（1055）四月，宋朝因西夏「遣使入貢，仁宗賜《大藏經》慰之」。

都元年（1058）十二月，西夏因「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簽牌等。

都六年（1062），「夏國主乞贖大藏經」宋朝令印經院印造，到時給付。後兩次贖經，宋朝照例收取「紙墨工值馬七十匹」。⁹除同宋朝的頻繁交流外，諒祚還於拱化五年（1067）遣使向遼朝「進回鶻僧、金佛、梵覺

⁶ 《西夏書事》卷18。

⁷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⁸ 《西夏書事》卷19。

⁹ 據《長編》卷179；《宋會要輯稿·禮》62之40；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20。

經」。¹⁰

從諒祚時期頻繁向宋朝贖經和建寺貯經來看，西夏的譯經事業未曾中斷。據今存的西夏文《妙法蓮華經》序中記：「今聖母子，已繼王位，敬信三寶，正國行法……發出大願，以賢手譯……」云云，如可定其初譯為諒祚時期，則提供了這個時期的譯經資訊。¹¹據今從佛教聖地敦煌莫高窟297窟中發現的毅宗福聖年中(1053-1056)西夏文題款和寧夏固原須彌山石窟第1窟中發現的漢文「僧惠都四年二月十日僧悟……」，「拱化三年七月十五日……彌山巡禮」等禮佛題記，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民間佛教活動。¹²

惠宗李秉常時期是西夏譯經、刻經的重要時，佛教在西夏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秉常七歲繼承帝位，由母梁太后攝政。夏天賜禮盛國慶三年(1072)，西夏又一次向宋朝贖經。《宋史·夏國傳》載：「十二月，遣使進馬贖大藏經，詔賜之而還其馬。」據今發現的這個時期西夏文佛經卷首題款漢譯文有：「天生全能祿番佑聖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譯；就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譯。」又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流傳序中記：「後始奉白高大夏國盛明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國師沙門白智光，譯漢為蕃。」據此今人譯著考訂「大明皇帝」或「盛明皇帝」是秉常稱號，白智光是秉常時期的一位譯經大師。題款中「御譯」云云不過名義而已。與此相印證的是見於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的譯經圖，圖中由「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作主譯，左右兩側列坐「相佑助譯者，僧俗十六人」。圖下部正中端坐「子盛明皇帝」、「母梁氏皇太后」，即秉常母子，其後分立黃門侍從各三人。譯經圖再現了秉常時期皇太后與皇帝親臨譯場的隆重場面。¹³這個時期傳世的西夏文刻本佛經尚保留年款的有大安十一年(1085)的《佛說阿彌陀經》。除官刻西夏文佛經外，黑水城遺址還出土了信徒陸文政於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94)為亡故父母乞求冥福

¹⁰ 《遼史》卷22。

¹¹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北京大學考古系編：《須彌山石窟內容總錄》，文物出版社，1997年。

¹² 羅福頤《西夏護國寺感應塔碑介紹》，《文物》，1961年4-5期。

¹³ 《甘州府志》卷五、卷十三。

關於甘州臥佛寺修建年代《西夏書事》卷引載：「夏貞觀三年(1103)春二月，建臥佛寺於甘州。乾順自母梁氏卒，輒供佛，為母祈福。甘州僧法淨於故張掖縣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臥像也。獻於乾順，乾順令建寺供之，賜額『臥佛』」。

發願刻印的漢文《夾頌心經》。此後大安十年(1084)由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施印的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等。

惠宗時期民間佛事活動的記載，已發現的有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簷上存天賜禮盛國慶二年(1091)漢文墨書禮佛題記；莫高窟第65窟內壁上有大安十一年(1085)墨書西夏文清理積沙，妝鑾壁畫題款；安西榆林窟第15、16窟壁上留有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94)長篇漢文題記，記載西夏惠聰和尚與弟子朱什子，張興遂及隨員等七人在榆林窟「住持四十日，看讀經疏文字」，並焚香、洗身，抄寫經文等。

崇宗李乾順時期仍處於譯經時期。乾順三歲即皇帝位，亦由母梁太后輔政。在已發現的西夏文《佛說寶雨經》、《聖勝無能者金剛大陀羅尼經》、《毗俱菩薩一百八名經》等佛經卷首題記中有：「勝智廣祿治民集禮德盛皇太后梁氏御譯；神功勝祿習德治庶仁淨皇帝名御譯」等題款，「德盛皇太后」即乾順母梁氏，「仁淨皇帝」為乾順稱號，經題表明了乾順時期的譯經情況。如據前引西夏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發願文記止於崇宗天佑民安元年(1090)的大規模譯經，也許西夏大規模的譯經到此告一段落。

據文獻記載和文物遺存證明，崇宗時期是西夏佛教鼎盛時期。天佑民安四年(1093)，年幼的乾順皇帝與母梁太后發願，動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重修涼州(今甘肅武威)護國寺及感應塔，並立碑贊慶。碑銘記載了西夏境內修建寺廟、繪佛造像、大興土木的盛況：「至於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溪穀，村落坊聚，佛宇遺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七寶莊嚴，為塔為廟者有矣；木石瓊甍，為塔為廟者有矣；熔塑彩績，泥土砂礫，無不為之，故浮圖梵為，遍滿天下。」所謂「茲我二聖，發菩提心，大作佛事」，而「憧憧之人，無不瞻禮隨喜，無不信也」，也就是說上自太后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無不熱衷於佛教信仰。¹⁴夏永安元年(1098)乾順親政後又於甘州(今甘肅張掖)建成崇慶寺和臥佛寺。據《甘州府志》記載：「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該寺於明永樂元年賜額寶覺寺，明宣宗《敕賜寶覺寺碑記》和萬曆年間的鉛牌銘記都記載：乾順之時，有沙

¹⁴ 史金波、聶鴻音、白濱《西夏天盛律令》，《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五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

門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從燕丹國師學佛，被尊為國師。他於該處掘得金臥佛，便倡導集資修建臥佛寺，乾順下令一年內寺成，名為「臥佛寺」。¹⁵乾順時期民間佛事活動的石窟寺題記，今已發現的有敦煌莫高窟第444窟永安二年(1099)題記，莫高窟第285窟雍寧乙未二年(1115)題記；安西榆林窟第25窟雍甯甲午初年(1114)題記，榆林窟第17窟正德戊申年(1128)題記。

(二) 中期：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時期，仁孝在位55年。仁孝時期是西夏校經與刻經時期，從已發現的西夏文佛經卷首題款中可分為：惠宗秉常時期譯，仁孝時期校；崇宗乾順時期譯，仁孝時期校；無譯者題款，只有仁孝校經題款等三類。仁孝校經題款分為兩種：生前尊號和死後諡號。絕大多數的西夏文佛經題款為尊號：「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睦懿恭皇帝嵬名御校」。現僅發現北京圖書館所藏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一卷卷首題款：「奉白高大夏國仁尊聖德珠城皇帝敕重校」，「仁尊聖德珠城皇帝」為仁孝死後諡號。¹⁶仁孝時期大量抄寫和刊刻佛經，使佛經得到廣泛傳播。迄今已發現的500種以上的西夏時期漢文和西夏文佛經中，絕大多數是仁孝時期的寫經或刻經。在現存有確切紀年或可考的西夏時期佛經68種中，仁孝時期就佔有53種，計大慶年間(1140-1143)1種，人慶年間(114-1148)2種，天盛年間(1149-1169)20種，乾佑年間(1190-1193)28種，仁宗時期(1140-1193)2種。仁孝時期大量的官、私，寫、刻本佛經發願文內容真實地記錄了這個時期印經，施經數量和佛事活動。如天盛十九年(1167)刻印的漢文佛經《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發願文記：「於神妣皇太后周忌之辰，開板印造番，漢共二萬卷，散施臣民」；乾佑十五年(1184)刊漢文《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發願文記：「朕適逢本命之身，特發利生之願。……仍敕有司，印造斯經番，漢五萬一千餘卷，彩畫功德大小五萬一千餘幀，數串不等五萬一千餘串，普施臣吏僧民，每日誦持供養。」乾佑二十年(1189)，漢文刻本《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發願文記：「感佛奧理，鏤板斯經，……散施番，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一十萬卷，漢《金剛經》、《普賢行願經》、《觀音經》等各五萬卷。」施經同時，仁孝還請國師、法師、禪師等

¹⁵ 《賢者喜宴》。

¹⁶ 謝繼勝《西夏藏傳繪畫·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高僧作大法會、燒施結壇、讀經、念佛誦咒，又有放神幡、救生命、施貧濟苦、飯僧、釋囚等諸般法事，多達幾十晝夜。皇家官刻佛經外，民間私刻佛經如人慶三年(1146)以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本為首與弟子王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命工鏤板」雕印《妙法蓮華經》一部。天盛四年(1152)，僧人劉德真「恭舍囊資，募工鏤板」，印施《注華嚴法界觀門》。天盛十三年(1161)，僧人王善惠雕印《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乾佑十五年(1184)，袁宗鑒等十七人重開板印施《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如來陀羅尼經》。乾佑十六年(1185)，僧人智通印施《六字大明王陀羅尼》等。

西夏的佛教管理制度漢文史籍未留下記載，但從前述引證的西夏時期文物文獻中說明西夏王朝從建立起就有一套完整的佛教管理制度。如管理佛教事務的功德司，見於崇宗時期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文有「功德司」之名。據黑水城出土的仁孝時期頒行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中有關佛教內容的條款來看，起碼是反映了這個時期之前的西夏佛教管理制度。如在中央政府中設置僧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是佛教的最高管理機構，位列第二等級。其官職有功德司正(國師)、合管、副、判、變道提點和承旨，都案、案頭。寺廟管理人員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錄等。高僧的封號有帝師、國師、法師、禪師、上師等。還有賜黃、黑、緋、紫制度。《律令》所反映對寺院和僧人的管理極為嚴格，在保護寺廟環境，佛教戒律，剃度制度以及誦經制度都有規定。¹⁷

據現在資料證實，仁孝時期是藏傳佛教在西夏廣泛傳播和發展時期。藏傳佛教在西夏建國前對黨項族有深刻的影響，西夏王朝建立後，西夏前期，佛教主要從宋朝傳入，譯經人主要是回鶻高僧。仁孝崇敬藏傳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派使臣到西藏迎請噶瑪噶舉派初祖法王都松欽巴弟子格西藏索哇到西夏，被尊為上師，在西夏傳授藏傳佛教的經義、儀軌，組織翻譯藏文佛經。¹⁸西藏薩迦派第三代祖師筇巴堅贊的弟子巴瓦國師覺本，也被西夏奉為上師。從此以後，藏傳佛教在西夏廣為傳播，吐蕃僧人增加，藏文佛經和藏傳風格繪畫唐卡到處流傳，石窟寺廟，塑像，壁畫也漸從五代、宋代風格向藏傳佛教風格轉變，使西夏佛

¹⁷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四卷三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

¹⁸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46。

教發生了巨大變化。前引《天盛律令》中規定僧官必須會誦讀的十多種經咒中，藏文經咒約佔半數以上。在皇室舉行的大法會上也誦讀藏文佛經，如乾佑二十年仁孝所作大法會上曾讀西番（藏族）藏經。黑水城出土的上百幅佛教繪畫（唐卡）都已是濃郁的藏傳佛教繪畫內容和風格，而且保留了藏傳佛教多種宗派的特點。¹⁹河西走廊石窟寺廟這個時期的建築、雕塑、壁畫藝術風格也更多染上了藏傳佛教密教的色彩，其中以安西榆林窟第2、3和29窟最為典型。榆林窟第19窟的漢文題記有：「乾佑廿四年……畫師甘州住戶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畫秘密堂記之」，秘密堂即密宗洞窟。此外，莫高窟第85窟人慶五年（1148），莫高窟第365窟乾佑三年（1172），榆林窟第25窟人慶二年（1145）的題記都記載了仁孝時期的佛事活動。

（三）後期：從桓宗李純佑，經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項、獻宗李德旺、末帝李五帝共34年。這個時期西夏外部面臨蒙古強敵入侵，國內政局動蕩不安，但西夏佛教承仁孝時期之餘緒，發展之勢仍未衰減。仁孝死後，子純佑繼位。純佑母羅太后篤信佛教，她在仁孝在世時就熱衷佛法，大量刊經施經。黑水城出土的仁孝時期佛經願文後多注明：「皇后羅氏謹施」或「正宮皇后羅氏謹施」。純佑繼位後，羅太后繼續刻經施經，舉辦大規模的佛事活動，據黑水城出土的漢文《佛說轉女身經》發願文記載：夏天慶二年（1195），羅太后於仁孝「二周之忌辰」發願「命工鑲板，印造斯典番漢共萬餘卷，並彩繪功德三萬餘幀，散施國民臣民，普令見聞」。又據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發願文記載：天慶三年（1196）即仁孝三周年忌辰，羅太后發願施經，並記載了這次進行的佛事活動：

「大法會燒結壇等三千三百五十五次；大會齋一十八次。開讀經文：藏經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經二百四十七藏；諸般經八十一藏；大部帙經並零經五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七十八部。度僧：西番、番、漢三千員；散齋僧三萬五百九十員。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散施八塔成道像淨除業障功德共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幀；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共九萬三千部；數珠一萬六千八十八串。消演番漢大乘經六十一部，大乘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皇太后宮下應有私人盡皆舍放並作宮人。

¹⁹ 白濱《西夏時期的敦煌佛教》載《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第一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9月。